

今天看科舉！

本文題目，是本年初得到學海書樓的慷慨邀請，在中央圖書館一場講座的題目。這裡大致依循該講座的框架。科舉在 1905 年正式終止，假如根據一種流行的說法，始自 587 年隋文帝的年代，連續 1,300 多年。可以說是歷史上最持久的一項制度。筆者認為，對後世的教育，影響深遠，直至今天；而且影響遠遠不止是教育。可以說，科舉裡面的一些準則、價值、假設，在今天的華人社會（也可以說包括日、漢、越）到處可尋，大膽地說：這是華人文化（或曰筷子文化）的主軸。

這裡嘗試說明幾個常常遇到的問題。一、尤其是外國朋友，會問，這些筷子社會，更根本的，不是儒家文化嗎？筆者覺得，所謂儒家文化，是一個籠統的、抽象的概念；其實沒有明確的定義。作為探索，需要具體的入手點，科舉就是這樣一個入手點。

二、科舉是有效的選拔制度嗎？科舉是世界上第一個“任人唯賢”的文官選拔制度。筆者之前提到過孫中山先生的話：全世界最早最好。除了在日本、韓國、越南曾經仿用之外，也證實英國在 18 世紀參照中國科舉而設立文官制度。最近也有台灣學者，論證德國的文官制度，也是借鑒於中國科舉。這是破除了貴族安插與職位買賣的傳統陋習。上周本欄不厭其詳地分享科舉的一些具體細節，

就是說明科舉非常重視其嚴謹性，因此維護了它的認受性 (legitimacy) ，其實是維護了皇朝政府的公信力。

任人唯賢 清除陋習

三、科舉真的是一種平等的競爭嗎？真的與家庭背景沒有關係嗎？沒有看到過歷代參加科舉或者是金榜題名者的家庭狀態分佈，難下結論。不過，看到不少文物，都要寫上員生的祖上三代（如圖），以證實“身世清白”，可見是有審查篩選的。原來清朝的

科舉，有六類禁止參加科舉。一、丁憂（為父母守喪期間）；二、賤民（娼、優、卒、隸）的後三代；三、工、商（按“士農工商”順序）



的後代；四、僧、道本人
中國最後一位狀元劉春霖的答卷，須具祖上三代
五、冷籍（祖上三代無人中舉）（清朝獨有）；六、女子。此外，有犯罪記錄的，本人不得參加。

可見，社會上不少人是被排除在科舉的競爭與挑選之外的。首先是女子。這一點，完全沒有公平可言。第二、清朝祖上要有人中舉，那就必定是知識分子之

後；也可以說明員生的背景。第三、農民子弟倒是可以參加科舉，那也許是“十年寒窗”的基本背景；而中國以農立國，農民在古代是老百姓的絕大多數。

反正，文化的東西，近乎信仰。人們相信考試是最公平的；民間傳頌的都是窮書生奮鬥成功的故事；也的確有窮家子弟金榜題名的例子。不管如何，科舉，的確是調動了全民的一種信仰。而且，科舉確實是古代社會上升的唯一途徑。

科舉之為全民擁抱並追逐，還有一點是關鍵：上榜而當官的，“功名利祿”與“修齊治平”同時集於一身，“私”與“公”融合在一起了。

四、科舉不是教育嗎？筆者認為，科舉不是教育。它是一種選拔官員的機制，從本質來說，再無其他目的。社會層面的分析，是一種選拔機制。若是從員生個人的層面分析，對於許多員生來說，考上功名，就是夢想的終點。對於員生個人來說，那是一種功名話語。

誤為教育 歪打正著

它不是教育制度，因為它沒有培訓的功能。當然，也可以說，它使用考試的“支點”，四兩撥千斤，調動了全社會去“讀書”。我們後世的華人社會，把“讀書”等同“學習”，於是科舉就成了“教育”。歪打正著！

那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。其一，科舉的厲害之處，是調動了千萬人的自學。近年全球到處強調“自主學習”，雖然科舉中學習的內容不太有自主，不離四

書五經，員生讀書的自覺性卻是非常強。雖然門生的勤奮學習完全來自“外在動機”，而不是西方流行注重的“內在動機”，畢竟員生們絕大多數是在沒有學校的規範下“學習”的。民間傳頌的（folklore），懸樑、刺股、借光、…，都是很有創意的自我勤奮。

其二、科舉的形態，也是“終身學習”的典範。有資料說，最老的門生 98 歲，另一份資料說是 104 歲。像蘇東坡那樣，父子三人同時赴考的，毫不出奇。

其三、科舉的信念，貶低先天，頌揚後天。1993 年紐約時報售書榜首的 *The Learning Gap*，分析了美國與中國、日本的分別，開闢了關於先天與後天（nature and nurture）的教育討論。再加上 2009 年上海在國際比較 PISA 冒然獨占鰲頭，更加加重了人們對後天努力、艱苦勤奮的重新認識。

科舉還有教育有關的、不太直接的貢獻。內地教育家朱永新提出，科舉可以說是中華文化傳承的主要載體。由於文字的統一和持久，中華文化源遠流長，雖然經歷政治的跌宕，得以保存和傳承，科舉功不可沒。

他又認為，科舉塑造了中國的知識分子這種社會群體，也可以說是社會階層。在西方社會，這是很久以後才出現的，而且很長時間知識分子是小眾。不過，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，都是靠讀書與寫作過活的，“四體不勤，五穀不分”而不悔。

工業社會 跨世通道

五、科舉為什麼還會影響今天？若我們清醒地看，“教育”並不等於“讀書”。這道理也許很多人會不同意。“書中自有黃金屋”，難道不是嗎？童謠《讀書郎》不是也強調“背著那書包上學堂”嗎？只不過現在“讀書”需要“上學堂”，要在學校裡面進行。至今，幾乎在不同的華人社會，不少家長都會督促子女：“其他都不重要，最要緊讀好書！”這也許仍然是大多數家長的基本教育理念。

科舉不是已經成為歷史了嗎？為什麼還是“唯有讀書高”呢？不是家長們“食古不化”，頭腦陳舊。筆者認為，中國古代科舉的基本理念，與工業社會的經濟話語，不期而然跨世紀合流了。

現代的學校制度，基本來自西方，出現在工業社會的頂峰時期。本欄介紹過，可以英國 1870 年的 *Elementary Education Act* 作為起點。是為了勞動力的需求與分配（今天說的人力資源），因此出現覆蓋全民的、政府介入的、旨在把人分類分等的學校制度。二戰後的“人力資本”理論，又為學校制度的經濟話語，建立了堅固的理論根據。全球的學校制度，都是這樣的理念，可以說是無一例外。

這樣的學校制度，講究的是擇優、淘汰；分等、分類。其理念，與科舉不謀而合。不過科舉是少數人的一條跑道、一種競爭；工業社會本來是全民的多條跑道、多種競爭。然而，為了效率，工業社會的全民大規模學校教育（或曰 schooling），不得不把所有學生，集體放在同一條生產線上，統一篩選過程。於是就有了統一的課程、考試、分數、證書、…，否則難以實現篩選與分配。於是在學校制度裡

面，也是只有一條跑道、一種競爭。在華人社會，科舉的理念得以延續，就不難明白。看到科舉的運作，不其然驚呼，與今天的考試何其相似？

我們面對的是：社會變了，在“後工業”社會，跑道已經不斷變幻。完全依循現存制度的那條跑道，也許只是在一條前程未卜的獨木橋上掙扎。而教師與家長，老實說，又想不出有什麼另類的出路。怎麼辦？

上述的 PISA 研究，華、日、韓、越社會的學生，能力測試（不是靠死記硬背）都在世界前列。但是同時，這些社會的孩子，普遍地不愉快、缺興趣、感壓力（PISA 的背景報告）。這又說明什麼？

【上周圖說之一，應為：硃卷。… 以防筆跡暴露學生身份。謹此致歉。】